

2021年12月的第二天,是很有意思的一天,因为20211202倒过来读,一模一样。网友将这一天命名为“完全对称日”,有人把这个日期做成了图片,虽然质量不高有点糊,但是在朋友圈里刷了屏。

人总是要找点乐趣,尤其是在疫情时不出来的情况下,一点点小小的巧合、小小的兴奋、小小的激动,都能调动人们的聚集本能,通过共同地聊一件小事,形成很大的声音,间接传递出“这个世界还好好啊”“这一切没有想象的那么糟”的乐观情绪。

在被疫情偷走的时间里,我对时间的观念淡化了不少,直到12月2日这一天,才恍然发觉,一年又要过去了。时间怎么过得这么快,又该到了总结、盘点、回顾的时刻。可是从哪儿开始呢,打开电脑里的文件夹,那里面装着这一年写的文字,排列得整整齐齐,心底先是油然而生一种农民站在田间地头的喜悦,转而又有了一点属于“哲学家”的忧愁——这文件夹一样的人生啊。住的房子,像文件夹一样,客厅是扉页,卧室是内页,厨房像目录,阳台像窗口,窗户像装订线……每天下午的固定时间,我会从“扉页”走到“勒口”,在那里坐着,可以看到不远处的高速公路,有时候车很多,队排得很长,有时候车很少,每一辆都是呼啸而过,高速公路是个神奇的所在,我常常想象它一直延伸到世界尽头。

生活也像文件夹一样,猫像这个文件夹里的贴画,不管这个世界正在发生什么变化的变化,它们伸懒腰、打哈欠、嬉戏打闹的姿势不会变,每次我坐在阳台上时,它们也会跑过来一起坐着,它们也会思索世界尽头的问题吗?每天接送孩子上下学,是非常愉悦的时刻,这一平常看起来很平常的活动,因为具备某种仪式感而显得非常重要,原来,孩子能正常上下学,是生活的“扉页”可以正常打开的一个标志。孩子和猫,音乐和书,咖啡和酒……让人开心的事物还是蛮多的,看多了“孤岛生存”类的电影,有时候会想,哪怕只有这些,一个人在孤岛上也会生存很久很久吧。或是受这种心理的影响,这一年,囤了不少的书与酒。酒是日常

天气到了冬至便有着几分寒冷,即使这天太阳出来,依然能感受到空气中弥漫着冬的气息。河边灌木,终是告别繁华,以一场干练的姿态向冬天致意,是一种庄严的仪式,也是对来年的期望。街心花园,乔木用顽强的姿态坚守着自己的挺拔。这个时候,冬至阳生春又来,春潮在其中暗暗涌动,却如极寂然时悄悄潜藏的生机在悄悄生长。在冬天,贪恋着热闹的气氛,买点甜蜜蜜的糖果,尝尝热乎乎的美羹,人间烟火是对冬至最大的敬意。

冬至在唐宋时有着相当高的地位,可以说是将冬至和岁首并重。南宋《东京梦华录》有记载:“十一月冬至。京师最重此节,虽至贫者,一年之间,积蓄假借,至此日更易新衣,备办饮食,享祀先祖。官放关扑,庆祝往来,一如年节。”更换新衣、准备饮食、祭祀先祖、外来庆祝诸如此类无疑是过年的标准,可以说冬至大如年的说法是有来由的。即使到了明清两代,冬至依然备受重视,皇帝会开展祭天大典,谓之“冬至郊天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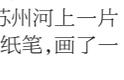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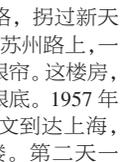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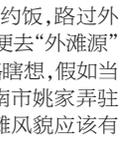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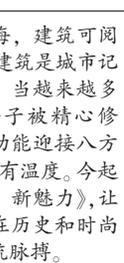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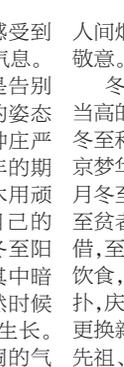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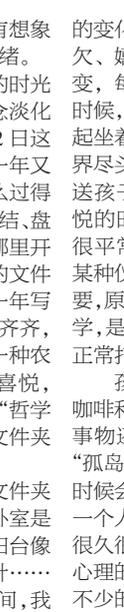
因为当时对冬至的重视,四大名著中也有着关于冬至的笔墨。罗贯中在《三国演义》中写到冬至,此处还关系着一场大战。赤壁之战的关键时刻就发生在冬至。书中,程昱人告曹操:“今日东南风起,宜预提防。”操笑曰:“冬至一阳生,来复之时,安得无东南风?”的确,冬至一阳生,夏至一阴生,冬至阳气为阴的极点,阴到了极点又开始向阳转化,这样的循环转化叫做来复,所以在这天变换风向是很正常的。但就是这样一场东南风,诸葛亮巧妙借来,吹得江水“如万道金蛇,翻波戏浪”,加上了火

之后,“但见三江面上,火逐风飞,一派通红,漫天彻地。”这一场火,谈笑间,檣桅灰飞烟灭,孙刘取得赤壁之战的胜利,奠定了三国鼎立的格局。冬至,无疑是开始了新的局面。

《水浒传》中没有具体描写冬至,但有几个细节也隐约涉及:“闻知今上大张灯火,与民同乐,庆赏元宵。自冬至后,便造起灯,至今才完。”从这些词句中看来,春节乃至元宵节都是从冬至开始的。冬至,在当时的生活中,不仅是祭祀,也有着年的意味。冬至已到,年应是不远了。

“文件夹”里的2021

韩浩月



国”。伴随着书架上,还有画上墙,把那些早已装裱好了的朋友们送的书画作品,逐一挂在墙上,不得相见的时候,见字(画)如面。

年轻时有时段时间习惯使用日历,每天出门前,会撕掉前一天的日历,拿在手里看。如果说那时的日历是一天一天撕的,那么中年后的日历,就是一个月一个月撕的。有必要把日子重新过得缓慢一些。作家麦家前几天接受采访时说,文学的责任之一就是让生活缓慢下来。让生活缓慢下来,仅仅靠文学是不够的,主要还得靠自己,要学会什么时候踩油门,什么时候踩刹车。

2022这个新的“文件夹”就要启用了,这让人好奇,可以往里面装一些什么呢?不知从何时起,茶已经融入了我生活中的每一天,茶汤仿佛是日复一日润泽身心、浇灌生命之花的杨枝甘露,从早喝到晚、睁眼到睡前,不可一日无茶。如果出门,大半也跟喝茶有关,在沪是老友约茶才喊得出我;离沪是独自旅行,全国各地找茶,一个茶字几乎概括了一名茶痴的大半生活主题。2021年疫情起伏,这一年的不完全茶日子更值得回味。

每个爱茶人对茶的偏好不尽相同,有的尚新,有的崇老,我则是喜新不厌旧的“贪心”茶客。心中的新茶有两个含义:一是春来一口香的春日新茶,明前雨前茶之类,秋天上市的铁观音、白露茶也包括在内;二是四处游走时相遇的陌生全新茶品。茶的世界浩瀚深广、神奇有趣,永远有未知的惊喜在等待爱茶人发现。

辛丑年的春天来得特别早,各种早春茶如宜宾早茶、乌牛早等比往年提前了好多天悄然上市,东山的碧螺春也破天荒地在2021年3月15日就开采了。我今年喝茶的口福蛮大,托老友的关照,喝到了最好的头采滇绿、南糯山的古树滇红和勐宋的生普散茶,品质是这几年间最赞的。不止云南的一大波茶香,碧螺春的清新鲜果香,把我在沪坚守的日子秒速带回到苏州东山的茶园中,龙井的炒米香和豆香则霸气地昭告为何它是绿茶之王……

出门找茶,从四月在湖北黄冈的英山云雾绿茶开始,好像破了防,旅行的脚步停不下来。一个人独游最大的福利就是自在随意,也有了更多找茶的机会。七月被迫中断的大东北之行,在旅顺“邂逅”了崂山绿茶和白牡丹茶。九月

初的新疆行是各种奶茶的盛宴,回程转道在四川绵阳广元闪游,雨中走剑门关,下山后逛农村电商的特产品店,突然发现货架上有漂亮的茶叶展示。大大的惊喜!店里小姑娘见我真心喜欢茶,同意破例帮我泡一下试喝,是老板给的明前特级样茶,兰花香气芬芳细腻果然好茶,真的是沁人心脾啊!再后面十月份机票白菜价飞河北山西游历,竟然在太原一家超市旁的茶店里,淘到了从没喝过的陕西绿茶:汉中仙毫。回到上海,十一月神奇地淘到了心水已久的小众品种安茶。爱茶的人仿佛长着第三只眼和比狗还灵敏的鼻子,冥冥中的第六感总会把我带到与茶相遇的地方,真的不服不行。

说了新茶再讲老茶,老茶即是已经拥有多年的诸多茶品,包括陈年的优质好茶。深秋之际沪上寒潮屡屡来袭,喝着煮饮的老白茶和陈年普洱以及安化、六堡等老黑茶,还有红茶与近年来流行不衰的小青柑,茶香韵味各有千秋,浓亮香醇的茶汤温胃暖心,怎可一日无茶呢!

换言之,我的2021茶日子也可以分为动静之茶。静态的茶是平常居家的定心之茶,动态的茶当然是旅行中的简易茶席和即将相遇的好茶们,动着不确定的与茶邂逅,静则是确定的好茶惊喜。一动一静既是茶的平衡,也是身心张弛有度的平衡。茶禅一味,茶与人的每一次相遇,都是因缘和合的一期一会,细嗅手中这盏茶,茶汤里是珍惜当下的恋恋不舍,是连接过往和成就未来的无穷动力……

动静之茶,一期一会

郭芙蓉

11月的一天上午,我到新华书店为三岁的孙女买“小人书”。走进儿童读物区,只见木质台阶上好几个小朋友在家长陪伴下翻阅彩色画册。他们投入的样子勾起我对少年时在故乡召稼楼小镇书屋看“小人书”的回忆。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召稼楼有着典型的江南小镇风貌。主要街路顺着姚家浜,东西向蜿蜒排开。街面不长,不过为居民生活服务的各种商业门店称得上“麻雀虽小,五脏俱全”,而我的回忆恰恰停留在一间既无名称也没有招牌的书屋。书屋坐落在姚家浜边复兴桥西的一侧民居,很小,没有装饰,泥土地上,两头叠起几块砖,搁上一块木板,就算一条凳子。靠东墙用几块小木板隔成书架,上面放着各种书籍。如此简陋的去处却成为那时我精神世界的殿堂。在我眼里,那种大开本、比较厚的书就是“大人书”,开本小、比较薄又有图片的连环画就是“小人书”,连环画才是我的菜。书屋借书有两种方式,“大人书”可以拿回家看,一般每本租金一毛到两毛;“小人书”只能当场看,一般每册一到五分线。

连环画的好,好在每册有完整且吸引人的故事,每页有图画和相对浅显的文字。我一有空就住那儿跑。没钱借书,就躲在其他看书人身后,他坐着看,我站着看。更多的阅读,我是正大光明地用钱把书借来看,不过每次从父母那儿拿到几分钱是很不容易的。那时候掏了钱看连环画如饥似渴,翻阅很仔细,一般都要看两遍。在书屋,我看了《三国演义》《隋唐演义》《西游记》《三毛流浪记》,还有不少电影连环画如《英雄儿女》《地道战》《地雷战》等。上世纪八十年代有一部很红的电影《归心似箭》,我一看,马上想起来同样的故事我在连环画里读到过,那册连环画叫《永远战斗》,主人公魏得胜是一位东北抗联战士,与部队打散了,凭着坚定信念历经艰险回到队伍。

书屋的主人是一名残障人士,中年。他能够根据读者的喜好推荐书,还经常向借书人介绍书里的主要内容,在这个偏僻的乡下小镇,算得上是个文化人。因为“小人书”的启蒙,我喜欢上了书籍,养成阅读的习惯。这间独特简陋的书屋,在没有书店、书摊的小镇,还真是个传播文化的地方。

一个“俱乐部”的轮回。明日请看本栏。

责编:徐婉青



来年的希望 (插画) PP殿下

冬至一阳生 王丽娜

冬至在唐宋时有着相当高的地位,可以说是将冬至和岁首并重。南宋《东京梦华录》有记载:“十一月冬至。京师最重此节,虽至贫者,一年之间,积蓄假借,至此日更易新衣,备办饮食,享祀先祖。官放关扑,庆祝往来,一如年节。”更换新衣、准备饮食、祭祀先祖、外来庆祝诸如此类无疑是过年的标准,可以说冬至大如年的说法是有来由的。即使到了明清两代,冬至依然备受重视,皇帝会开展祭天大典,谓之“冬至郊天”。

因为当时对冬至的重视,四大名著中也有着关于冬至的笔墨。罗贯中在《三国演义》中写到冬至,此处还关系着一场大战。赤壁之战的关键时刻就发生在冬至。书中,程昱人告曹操:“今日东南风起,宜预提防。”操笑曰:“冬至一阳生,来复之时,安得无东南风?”的确,冬至一阳生,夏至一阴生,冬至阳气为阴的极点,阴到了极点又开始向阳转化,这样的循环转化叫做来复,所以在这天变换风向是很正常的。但就是这样一场东南风,诸葛亮巧妙借来,吹得江水“如万道金蛇,翻波戏浪”,加上了火

之后,“但见三江面上,火逐风飞,一派通红,漫天彻地。”这一场火,谈笑间,檣桅灰飞烟灭,孙刘取得赤壁之战的胜利,奠定了三国鼎立的格局。冬至,无疑是开始了新的局面。

《水浒传》中没有具体描写冬至,但有几个细节也隐约涉及:“闻知今上大张灯火,与民同乐,庆赏元宵。自冬至后,便造起灯,至今才完。”从这些词句中看来,春节乃至元宵节都是从冬至开始的。冬至,在当时的生活中,不仅是祭祀,也有着年的意味。冬至已到,年应是不远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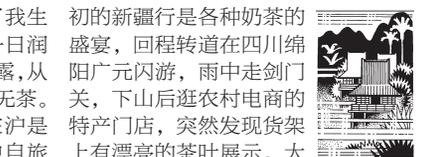
之后,“但见三江面上,火逐风飞,一派通红,漫天彻地。”这一场火,谈笑间,檣桅灰飞烟灭,孙刘取得赤壁之战的胜利,奠定了三国鼎立的格局。冬至,无疑是开始了新的局面。

《水浒传》中没有具体描写冬至,但有几个细节也隐约涉及:“闻知今上大张灯火,与民同乐,庆赏元宵。自冬至后,便造起灯,至今才完。”从这些词句中看来,春节乃至元宵节都是从冬至开始的。冬至,在当时的生活中,不仅是祭祀,也有着年的意味。冬至已到,年应是不远了。

上海市人民政府接管。俱乐部楼房改为“黄浦游泳池”,成为上海最大的公共游泳池之一。这里,走出过新中国第一代游泳运动员和赛艇运动员,被誉为“水上摇篮”。

那时,这里也是无数文艺青年膜拜的“圣地”。据说,青年陈逸之的家就曾在附近,他对黄浦游泳池的建筑和历史十分着迷。那背靠苏州河、倚傍外白渡桥的地理环境,让他常怀“船下之水,水上之桥,船游水下”的遐想。后来,陈逸之创作了不少“桥飞水上”的画作,他最初的灵感,恐怕就与此有关。

上世纪90年代初,划船总会楼房东翼因造吴淞路桥被拆除,后来西翼也被拆除。只剩下中部主楼孤零零地杵在那



小镇书屋 王胜扬

11月的一天上午,我到新华书店为三岁的孙女买“小人书”。走进儿童读物区,只见木质台阶上好几个小朋友在家长陪伴下翻阅彩色画册。他们投入的样子勾起我对少年时在故乡召稼楼小镇书屋看“小人书”的回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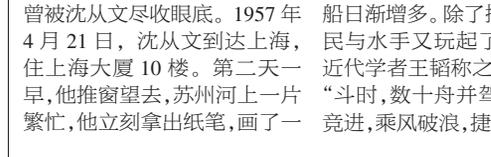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召稼楼有着典型的江南小镇风貌。主要街路顺着姚家浜,东西向蜿蜒排开。街面不长,不过为居民生活服务的各种商业门店称得上“麻雀虽小,五脏俱全”,而我的回忆恰恰停留在一间既无名称也没有招牌的书屋。书屋坐落在姚家浜边复兴桥西的一侧民居,很小,没有装饰,泥土地上,两头叠起几块砖,搁上一块木板,就算一条凳子。靠东墙用几块小木板隔成书架,上面放着各种书籍。如此简陋的去处却成为那时我精神世界的殿堂。在我眼里,那种大开本、比较厚的书就是“大人书”,开本小、比较薄又有图片的连环画就是“小人书”,连环画才是我的菜。书屋借书有两种方式,“大人书”可以拿回家看,一般每本租金一毛到两毛;“小人书”只能当场看,一般每册一到五分线。

连环画的好,好在每册有完整且吸引人的故事,每页有图画和相对浅显的文字。我一有空就住那儿跑。没钱借书,就躲在其他看书人身后,他坐着看,我站着看。更多的阅读,我是正大光明地用钱把书借来看,不过每次从父母那儿拿到几分钱是很不容易的。那时候掏了钱看连环画如饥似渴,翻阅很仔细,一般都要看两遍。在书屋,我看了《三国演义》《隋唐演义》《西游记》《三毛流浪记》,还有不少电影连环画如《英雄儿女》《地道战》《地雷战》等。上世纪八十年代有一部很红的电影《归心似箭》,我一看,马上想起来同样的故事我在连环画里读到过,那册连环画叫《永远战斗》,主人公魏得胜是一位东北抗联战士,与部队打散了,凭着坚定信念历经艰险回到队伍。

书屋的主人是一名残障人士,中年。他能够根据读者的喜好推荐书,还经常向借书人介绍书里的主要内容,在这个偏僻的乡下小镇,算得上是个文化人。因为“小人书”的启蒙,我喜欢上了书籍,养成阅读的习惯。这间独特简陋的书屋,在没有书店、书摊的小镇,还真是个传播文化的地方。

一个“俱乐部”的轮回。明日请看本栏。

责编:徐婉青



扫一扫,关注“夜光杯”